

集部

東萊別集卷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讀書雜記四

讀漢史手筆

王莽傳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起者數焉　居攝三年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　事寡嫂及孤兄子行甚飭備兄子光

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納婦　居攝三年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

世謂莽始矯偽而終改節是不然利在孝友則孝友利在悖虐則悖虐莽終始為利而已奚改節之有哉

莽讓爵邑須百姓家給人足然後加賞百姓家給人足

大司馬大司空以聞　莽白言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

且衣繒練頗損膳因上書出錢百萬田三十頃助給貧
民
莽之前後不相揜皆類此
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
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
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
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
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

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疎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内懼而已豐素剛強由是不說云云　豐父子誅舜憂死歆父子亦誅

三子成王莽居攝之勢而不欲莽之居攝苟或致曹操九錫之功而不欲操之九錫是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嚴尤素有智略時遼西大尹田譚爲高句驪兵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

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叛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穢貉遂反

匈奴右骨都侯當當內附莽欲誘迎當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　尤諫尋邑亟進破宛諸城自服又曰歸師勿遏皆不聽　論匈奴三策五難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

尤降之以尤為大司馬十餘日敗尤死

嚴尤長於料事短於擇君

魏豹立為王魏媪納其女薄姬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豹初與漢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有詔内後宮生文帝

卜相之不驗者姑勿論此其尤驗者也其禍福何如哉

栗姬男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栗姬妬言不遜帝心銜之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請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憂死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

司隷奏趙昭儀滅繼嗣請事窮竟議郎耿育上疏以為

不宜暴露私燕誣汙先帝使謗議下流後世遠聞百蠻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遂不竟其事

耿育可謂知體矣

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巳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日夜共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廵狩四郊云云　繼絶世給貧民制禮作樂象刑輟訟符瑞

傳曰泥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

田王莽不學寔淀而暗與之合豈姦臣授受一道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

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誣矣殺蓋寬饒害蕭望之皆是物也縱恣有大於此者乎

貨殖傳

名氏見於傳者四十人力田務本以其道而富者宣曲任氏而已其餘唯李克務盡地力秦楊以田農甲一州猶知不忌本業自三人之外皆鼓鑄魚鹽轉販姦軌犯法者也本業如此之少末作如彼之多民安得不困乎

富家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故師史能致千萬

三過其門不入孳孳為善者大禹之徒也過邑不入

門孳孳為利者師史之徒也

白圭曰吾治生猶伊尹吕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

雖天下汙賤之事不可以苟為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上下不同而用力均也使白圭以是心爲善孰能禦之

烏氏嬴秦始皇令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

清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張長叔薛
子仲訾十千萬王莽皆以為納言
羅裒致數千萬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
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凡邪臣之以貨事君入於君者錙銖而假君之勢入
於已者丘山矣乃反謂之忠豈不惑哉觀羅裒之事
可以解其惑 闕
朱家專趨人之急甚於已私 闕

成已以成物正也趍人甚於已豈其情哉

郭解姊子與人飲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收而葬之闕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急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肉袒謝罪

解果以姊子有罪當死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窘自歸廼赦之則先操而後縱之使恩威出於已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脩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千世要譽游俠之大不善正在此

樓護闕五侯爭名護處其間咸得其驩心爲五侯上客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闕吕寬父素與護相知寬

至廣漢過護到數日名捕寛詔書至護執寛於大喜徵
護入為前煇光封息鄉侯
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
護之執吕寛迺鄉者朱家之所羞故游俠漢之罪人
也樓護游俠之罪人也
陳遵張竦　竦苦身自約遵放蕩自恣其對問具別冊
酒箴　李
廣程不識
張竦作奏以媚王莽而乃區區於末節所謂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決也然其荅陳遵之言實後進之藥石與馬伏波同功

容或譏涉原涉為輕俠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子皮聞子產之言而不能自克楚靈聞子革之言而不能自克小則喪幣大則殺身皆所謂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也故禍莫大於知而不能自還不知者次之

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冢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冢舍

田叔為魯相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然則涉之讓南陽賻送所以成先人之名孝之大者也今反以為身得其名令冢墓儉約非孝不亦悖乎卒之冢舍奢侈為尹公所毀辱其先人莫甚焉不孝莫甚焉傳曰非是是非謂之愚涉之謂也

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

觀貢禹之疏歷言時事而獨不及顯雖曰不為姦吾不信也

文帝　三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

明年和親　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云云
候騎至雍甘泉文帝以周舍張武為將軍軍長安旁而
拜盧卿等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漢逐出塞即還
後二年和親　軍臣單于立老上子大入上郡雲中使三
將軍屯北地代郡等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又置三將
軍軍細柳棘門灞上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文帝之於匈奴來則禦之未嘗窮追出塞也正嚴
尤之所謂中策而尤獨遺文帝何哉

周陽由傳　汲黯之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

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無害謂無人能勝之

亞夫真漢相也有曹參丙吉之風

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

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張敞聞杜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敞之言緩誅罰是也至於言韓盧之取兎上觀下獲則是探上意以阿媚而已

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

事不能絶也

班固以敏捷精悍為子貢冉有邪

尹賞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臓慎毋然

此非獨尹賞之罪亦上以賞罰驅之也

黄霸為河南太守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人多患拘於法而不能伸殊不知法律之中固有可
行志者觀黃霸可見矣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
君不可有所陳對宜皆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
說其有讓

言各有所當也王生之勸龔遂歸德於上則是浩星
賜之勸趙充國歸功於二將則非

申公見上上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觀此則武帝以尚書為樸學不足怪也

望之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云云書聞徵入為少府

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

重內輕外之徒也

九江大守戴聖不法何武廉得其罪聖懼自免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前之免戴聖公也而聖自以爲怨後之不殺戴聖之子亦公也而聖自以爲恩武之公未始有二也而戴聖區區分恩怨於其間不亦淺哉

何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

用之則不辱辱之則不用

何武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講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衆土田頃畝五穀美惡已迺見二千石以為常

何武可謂知先後矣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内史厚兩龔

在沛郡厚兩唐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以相參檢
文吏與儒者其分久矣自非平心者未免有相嫉之弊
也幸而遇其平心者猶之可也不幸不遇其人則彼將
不擇其賢否各務相毀是徒知相黨之害而未知相
嫉之害也又先懐揣摩鈎距之心則大害樂善之誠
上欲封董賢等心憚嘉使傳晏持詔視丞相御史於是
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云云宜暴賢等本奏言

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

嘉延以一身横當董賢之衝忠矣然其書言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説咎有所分此乃為董賢畫計也使哀帝今日下公卿議則明日董宏冷褒輩争言當封矣大抵事有是非兩端而

已事誠是邪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利一也事誠非邪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害一也故谷永歸咎而成帝之咎不下於谷永李斯分謗而亡秦之謗不分於李斯安得謂之咎有所分乎

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免册曰不深疾雲宏之惡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毁有功

丁明幸托外親備大臣王嘉之死當正救之坐視不救雖憐無益也東平之寃當正辯之坐視不辯雖恨無益也董賢之盛當正斥之坐視不斥雖疾無益也進退無據雖受黜免亦豈為君子之所與哉

谷永以方正對策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云云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

按其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

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豈得謂之虛文不急乎

永復說王音曰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

永之意雖私其言實深中大臣之病

馮野王爲琅邪太守病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王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不敬初王章薦野王代王鳳杜欽奏記於鳳曰令有司以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又二千石

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姦吏不過弄法而已而王鳳至於以私怒而改法

東平思王宇犯法事太后不相得太后求守杜陵園上遣大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曰云云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云云孔子曰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云云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内離云云父爲子隱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尚恐小惡而况此乎云云詔書又勑傅相曰云云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元帝之於諸侯王委曲調護如此漢興以来未之有也

匡衡 學者多上書薦衡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望之奏衡有師道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 張禹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奏禹有師法奏寢罷歸故官

當宣帝之退二人世皆惜儒者之不用也至元帝用衡而石顯用權成帝用禹而王氏專政其效何如哉宣帝可謂明矣

張禹病成帝親自臨問之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言

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
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徙咸為宏農太守又
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其子上即禹床下拜為
黄門郎
是禮也孔子不得之於魯衛孟子不得之於齊梁張
禹何者乃得之於成帝謂宜發道學之本原建社稷
之長策乃猥及於子孫之私其罪大矣
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

應譏切王氏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災異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云云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張禹之罪後世論之詳矣然推其由亦成帝致之也

彼見其君之懦弱無斷恐排王氏則復效王章之死

為子孫計不得不出於此耳

王商　王鳳專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　鳳連昏

楊彤為琅邪太守商奏免彤奏果寢鳳以連昏曉商不聽　鳳使人

上言商閨門内事下其事司隷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

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

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内女為援迺

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張匡其人佞巧願對近臣

陳日蝕咎曰丞相商云云皇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宫商辭有猶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納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詩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呂不韋春申君事云云於是詔御史令収丞相印綬

王商所以拒鳳者以區區之政也以正獲罪雖不免猶足以自立於是奈何改節詭道以不正而濟之其辱宜哉 闕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

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亦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並奏喜武與御史大夫趙玄同奏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云云博為臣不忠不道玄大不敬晏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蟜望等如宣等所言龔勝等以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宜與博玄同罪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

分之一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

賈捐之之附石顯朱博之黨傅氏皆自以為固寵之至計而情見詐得卒不免於死使其守道不貳未必不免也此可為小人之戒

傅晏以風指諭朱博朱博奉傅晏之指其罪一也而羣臣之議則以博為不忠不道而晏止為不敬哀帝之用刑則殺朱博而晏止於削戶四分之一是法徒行於大臣而不行於外戚也龔勝之議公矣哉

韋孟為楚元王太傅及孫王戊荒淫作詩風諫遂去位徙家於鄒其在鄒詩曰云云 王朝肅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遠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庶我王寤越遷於魯云云 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彭城里名立于王朝其夢維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

孟既致為臣而歸矣而拳拳之意猶如此足以見古人之忠厚

吉病篤上臨問誰可以自代吉曰杜延年後為御史大夫于定

國後為丞相陳萬年後為御史大夫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後皆稱職

上稱吉為知人

吉舉于杜當矣至於陳萬年考其傳曰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去及吉病甚上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萬年是則丙吉之賢亦不免為諂諛之所回也然則佞之入人深矣

貢禹為河南令歲餘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

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當石顯之薦昺不曰道一枉安復可正也

邴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為貧而仕辭尊居卑古也

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霍氏誅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

以魏相之賢猶不免於趨附惜哉

杜延年為北地太守延年故九卿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強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黄金二十斤　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云云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

謝罪因言其狀

漢之督責郡守蓋如此

王章言王鳳專權天子感寤欲退鳳杜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退欽復說之云云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

欽數稱達名士王駿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
罪及繼功臣絕世鎮撫四夷見鳳專政太重戒之

亡漢者杜欽也罪甚於張禹

王章既死衆庶寃之欽欲救其過說鳳舉直言極諫者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白行其策

甚矣杜欽之姦似石顯也貢禹事

天子好宛馬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使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往求宛王不肯予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令郁城王殺漢使天子大怒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宛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乏食引還士不過存十二三

天子迺赦囚徒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益發戍甲卒十八萬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吏有罪 亡命 贅壻 賈人 故有市籍 父母有市籍 大父母有市籍及載糒給貳師　圍宛外城壞宛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貳師約貳師許宛之約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立昧蔡令上官桀攻破郁城斬郁成王諸小國入馬千餘匹

封廣利為海西侯封軒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士卒賜直十萬伐宛再反四歲而得罷云

得失多寡迺如此

王莽白王太后徵孫寶為光禄大夫孔光馬宫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黄龍見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

臣皆失色 後坐免

使平帝之廷臣皆如孫寶則漢何自而亡

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後之貪者其嫉廉潔如仇況能舉之乎則非特廉者不如古人貪者亦不如古人也

李陵置酒賀武曰云云 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

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忌也

當陵之海上說蘇武陵母固未誅也而激切捭闔指斥漢失若必欲武降者則此言豈可盡信哉

相如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来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君子之死死而遺忠相如之死死而遺害

申屠嘉　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

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嘉言肅朝廷之禮是也言幸愛羣臣則富貴之非也嘉欲殺鄧通而文帝未嘗怒鄧通不敢譖愬文帝之世安於相位此文帝所以為文帝也

酈食其為高陽里監門陳勝項梁等起諸將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

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食其謂曰云云

騎士微矣而高祖親問以賢豪此所以得天下也

呂太后時賈以病免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産賈常乗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寳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寳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来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賈在而使其子析居分財敗俗傷化不知禮之罪也

言所死家得寶劒車騎等父子之閒要約以利甚薄甚矣

張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奏論大辟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

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梁王立之獄谷永言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故禮天子外屏云云宜及王辭不服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為宗室刷汙亂之恥

谷永之言可謂知體矣

東萊別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别集卷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徐秉文

東萊別集卷十六

宋 呂祖謙 撰

師友問荅

與朱侍講荅問

太極圖義質疑

無聲無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系焉

太極即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也恐多系焉兩字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

命之道也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静而生隂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以動而生陽為繼之者善静而生隂為成之者性恐有分截之病通書上云一隂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却自渾全

太極道也隂陽器也

此固非世儒精粗之論然似有形容太過之病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

太極無未立之時立之一字語恐未瑩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各具一太極而氣質自為陰陽剛柔又自為五行矣

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則只說得氣禀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分必不至混然無別矣下文所云則其所謂生之謂性者語雖似而

意差此則立義甚精

公都子問性無善章是乃仁義禮智之具乎性者也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

此章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鑠如陵鑠之鑠蓋言仁義禮智非自外來加我實我所固有也性之德也若云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恐與文義不相協

富歲子弟多賴章口耳目麗乎氣故有形者皆得其

同而心則宰之者也形而上者也故其所向者反隔於有形而莫之能通反躬而去其蔽則斯見其大同者矣

推其所以然則固如此然孟子之意恐只是舉口耳目同然分明處使人自顯推隱反求其心之所同然耳

牛山之木章自旦而往其晝之所為則無非害之者矣

解旦晝文義恐費力旦晝猶俗語所謂朝日云爾

已上並孟子

中則無不正仁則無不義此語甚善但專指中與仁為靜却似未安竊詳本文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靜者用之源而中正仁義之主也

五行順施地道之所以立也中正仁義人道之所以立也

五行順施恐不可闕以地道言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似不必加中正字立人之道統而言之仁義而已自

聖人所以立人極者言之則曰中正仁義焉文意自不相襲

◐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無極二五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之語恐不當用於此

非中則正無所取非仁則義無以行

未詳

陽也剛也仁也〇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〇也物之終也

後章云太極之妙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動静相涵仁義不偏未有截然不相入而各為一物者也此語甚善似不必以陰陽剛柔仁義相配

中庸集解質疑

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亦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

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與孟子論始終條理似不類知之在先然後行其所知以終之此自當剖判

中庸不可能一章章句可疑處恐是立語太高如有能斯有為之者則與不可以為道其末云然則道終不可為乎曰道二矣

自道言之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學者觀之則所謂求仁者其可廢乎如此說破却似無病

鬼神之為德鳶飛魚躍兩章平處看未出却望批教達道達德兩章細讀發本文句有脫漏不相屬處誠如來諭但困而知勉强而行勇也殊未能達如湯天錫之勇曾子孟子所謂大勇豈困而知勉强而行者乎如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也似未安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則有輕重中庸論智仁勇總結之曰三者天下之達德恐不可分輕重淺深也

至誠無息解云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前此蓋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云無息者誠

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旣曰無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

不尊不信一章經文云下焉者雖善不尊龜山解云三代而下卑陋而不尊卑陋二字恐與經文善字相妨若改定云三代而上遠而無徵三代而下近而不尊頗似穩當如漢人所謂親見揚子雲狀貌不能動人之意

答朱侍講所問

子在川上范內翰記程子之言指此逝者為道體龜

山以不逝者為道體同異如何

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貞者異乎此其可乎

脩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兩教字同否其說如何

明道伊川說脩道自不同呂楊游氏皆附明道說古注亦然但下文不相屬又與明誠處不相貫不知如何

脩道之謂教設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成者也

教字本同但所從言之異耳天下皆不失其性則教不必設道不必脩惟自誠明者不能人人而然故為此脩道設教然後人始得由此教故自明而至於誠也使道之不脩設教有所偏則由教者亦必有所差安能自明而至於誠乎二程諸家脩道之說或主乎設教或主乎為此而設教如言已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此言為此而設教其歸趣則一而已

中和之中與中庸之中有同異否遺書十八卷所謂中之道與在中之義何別

中和之中以人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就人上說中庸之中以理言也統論中之道遺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參前倚衡指何物而言

誠之形行之著也

艮背之指在學者當如何用

艮背之義在學者用之莫若止其所有所止則外物之交乎前不能止之故夫子釋彖之辭不曰艮其背而曰

艮其止其意可見

仁字之義如何周子以愛言之程子以公言之謝子以覺言之三者孰近程子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為仁又曰或謂訓人訓覺者皆非也然則言愛言覺者皆非耶孟子曰仁人心也前輩以為言仁之切無如此者其說安在且程子以爲性孟子以為心其不同者又何邪

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

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為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為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如遺書所謂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不曰自心之有動者謂之情）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屬乎性爾（有未是處望一一指教）

又夷齊之逃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平日規模自如此此所以為聖之清也程子之言秖是平論事理耳

太伯端委以治吳則斷髮文身自是仲雍事蘇氏所

引漢明帝唐玄宗却不相當詩稱王季因心則友則友
其兄推此心也太伯而不去王季必有所不敢居矣明
帝玄宗則以位爲樂者也東海王讓帝方晦迹以避猜
疑決無推挽不容釋之患又何煩高舉遠引乎
富而可求一章舊從上蔡說近看伊川經解爲長蓋上
蔡以命言天下之士徒能言富不可求夫子則知眞不可求伊川以義言聖人
分上固不必論命也
將堯舜事業横在胸中此傅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

夢見周公則心潜誠篤寤寐無閒者也
傳不習乎恐秪是不習而傳與人蓋三者皆是與人際
接之事知用之難而懼勵之差曾子用省察之功也
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在事不
在已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三代之俗毁
譽皆由直道亦未嘗以已參之也夫子傷當時毁譽亂
真故示之以吾心而復慨然懷先王之舊俗也不言毁
者蓋如易象舉上文包下句以譽包毁語勢當然口語勢當

然便可見元者善之長意但拈出則味却薄葢矢口自如此不是特地也班固歸於上之人

推本而言亦在其中第章指未必如此

脩道之謂教依呂楊說甚穩

仁說竊謂巳分上功夫與語學者不同精講明辨剖析毫釐闕不留一字之義此巳分上功夫也若語學者聖賢門中多是指示下手處或拈出親切處鮮有正言其體者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命辭立言欲使學者有所向望大是難事固有立言者所見本不差秖緣未

熟到得流布語下生病者多矣此易傳所以不輕出
改定仁說比去歲本殊完粹言仁録所疑如論未知焉
得仁等處科條極精密又所云思慮語言躬行皆不可廢
但欲實到即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講說此誠
不可易之論深中談玄之病然闕　却有懲創太過
處凡言仁録中仁道無窮非思慮言語可盡之類固有
過高處恐不必例看疑之㝠然莫覺怵動乎中之類非
指言仁體似不必疑之蓋無所歸宿則誠不可若所謂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固有非言語所可盡者也以覺為仁則誠不可若所謂天民之先覺固非覺字不道著也大抵論學之難其高者其病墮於玄虛就平者其末流於章句校二者之失高者便入於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為勤訓故惇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耳如寄示諸說固足以深探窮大失其所居無所倚著之病然天下事未甞無對懲創太過獨不思倚著之病乎執中之難深願體之五六年每見誨示下而復高高而復下

非飽經歷真切磨何以臻此用功之實進德之新於此可窺然惓惓之意猶謂要必中立不倚則慮所終稽所敝無傳習之外不識如何

竄景迂其學固雜然質厚而句法必穿鑿可取者固多也大抵比方前輩議論雖各有疵然要可養忠厚革囂浮自當兼存也

又詩說辨疑

思無邪放鄭聲區區樸直之見只守此兩句縱有他說

所不敢從也論語集注解思無邪一段雖說得行終不若舊說之省力至於放鄭聲一句決與鄭漁仲之說不可兩立橫渠謂夫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竊自太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若如鄭漁仲之說是孔子反使雅鄭淆亂然則正樂之時師摯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集傳所以誤取渠仲與石虎語雖無復君臣之禮然麤樸愚戇終是愛君今北人痛惜親戚之不可捄藥其語往往似罵其實愛之切

也忽是正嫡又資質愿善國人深憐之故刺如是之多不可作欺善怕惡看也宋玉登徒子賦用遵大路之語左傳韓起解褰裳之義均為他書之引詩者也皆非詩之本說也今集傳一則采之一則以斷章而棄之謂韓起之言非詩之本說則登徒子賦亦可如此說也無乃猶以同異為取舍乎此却須深加省察若措之事業如此則甚害事也或喜漁仲之說方鋭乞且畱此紙數年之後試取一觀之恐或有可采耳

與張荆州問論語孟子說所疑

十世可知章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宜而已（低字者並南軒本說）

以大（闕）觀之因時會通以行典禮其損其益百世可知也或少潤色之或盡變革之蓋莫不在其中矣恐不必特然拈出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章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

恐於本文未協

朝聞道章聞道則不恐斯須而離於道安常順理雖

夕死可矣

伊川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辭義最

完若謂安常順理雖夕死可矣聞道者固如此但於文

義為不協似是懲艾異端了此一大事之說故發此義

然深味伊川之語自與異端驚怪超悟之論判然不同

自不必懲艾也

能以禮讓章謂雖繁文末節具存而躬率者不先則

其本既亡矣而何以謂之禮乎

上篇所云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其繁文末節雖

多亦何以觀此語却穩蓋就其人分上說既不知本則

所爲無非繁文末節也若施之於此章則似未安此章

之意恐是不能以禮讓其本既亡矣則其為國也將如

禮何禮未嘗亡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也

宰予晝寢章而又謂今吾於人聽言觀行而勉之以改是

於予與改是葢言因宰我而改此觀人之法所以深厲之也若曰勉之以改是則文意似不平直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章曰性又曰天道者兼體用合天人而明之也

自人言之則曰性自理言之則曰天道天人本無二然有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焉所以合天人而明之

也謂之兼體用則未安以性為體而以天道為用可乎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二子者於其所為胷中休休
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已
惡惡之心所過者化無復凝滯蓋其所惡在事不在已
怨之所以希也然當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時恐
難以胸中休休然形容之蓋陰陽慘舒各有氣象如雷
霆震擊固隨即開霽然雷霆只可謂之雷霆不可謂之
春風和氣也夷齊之惡惡固皆天理然終是有聖之清

意思必如孔子乃可謂之率夫天理之常也

孰謂微生高直章乞醯之事若不失於欺偽則失之於姑息

恐只有委曲姑息之病

巧言令色足恭章是皆常人之所安行而不以為耻者

此句待世太輕巧言匿怨之類常人固多不免然其間豈無知其非者但為已不切視之悠悠不以為耻耳 闕

之以常人所安行則不可

已上並論語

中也養不中章開其明而祛其蔽

此句已涉教恐當删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章大人能反之者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若夫上智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不喪失所謂自誠而明者也

大與聖對言之則有等級若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則非聖人莫能與此盖自充實輝光以上皆可通謂之大人也謂之不失赤子之心則反之而不失者與元不喪失者皆可包矣恐不必區別闕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資者憑藉據依之謂闕

資固為憑藉兼資養資用之意其義乃完闕

仲尼亟稱於水章然則其在人也本安在守仁是也

著書與講說不同與學者講說以此指示之可也若解釋此章則似不須推至此止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為

善若引而伸之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語孟解
中此比頗多姑舉其一爾
詩亡然後春秋作章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
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文定之說頗似費力變風訖于陳靈至孔子之時詩之
亡久矣其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
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
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

君子之澤章小人對君子而小者其在上爲政亦未嘗不流澤也

善之薫陶惡之汙染流芳遺臭皆不能遽息觀紂之俗至康王猶未殄則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者可見矣小人正是與君子善惡相反者恐非對君子而小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程子曰孟子取庾公之斯不背師之意然人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然則果何如哉蓋亦曰審其重輕而已矣

按遺書此段闕戒人尋枝摘葉言孟子只是取庾公之斯不背師之意人却節外生事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何如蓋戒學者不領本意而展轉滋蔓也上下文極分明細讀可見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人而妄則何以異於庶物哉此非疾而詆之之辭言其理然也又曰而橫逆之至則非所患也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

此章所云如此則與禽獸何擇焉於禽獸又何難焉雖

非疾而詆之然所謂并秋殺盡見者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意蓋在上文謂若有前面許多功夫到得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地位則雖横逆之至非所患矣所謂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也大意欲學者移畏外患之心而篤志於内脩耳恐不須添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兩句

堯舜與人同耳章聖人雖獨盡其道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未嘗不與人同也故曰堯舜與人同耳

闕

命而已矣似未親切如孟子論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仁字上更難添語言若云一者何也曰由仁而已矣則可乎

萬章問伊尹章謂非予覺之而誰者非不讓也理固若是也又云謂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言伊尹行堯舜之道而湯往致之耳非伊尹有要湯之心也

若行道於此而要君之聘於彼則豈所謂道者哉

理固若是然亦有任之意

因其問伊尹以割烹要湯故告之以伊尹所以致湯之聘者非割烹也乃堯舜之道也政如子禽問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求之與子貢告以夫子之求之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同意曰要曰求皆因問者之辭指之使知在此不在彼爾以意逆志讀之自可見不須更辨伊尹有心無心於要也要字文義謂湯往致之亦頗費力

只是伊尹以堯舜之道自致湯之聘非枉己有求也

伯夷伊尹柳下惠章於惡聲惡色視聽不加焉則其立心高而守己固矣

伯夷聖之清者也立心高而守己固恐說得頗輕

又云雖然以三子而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於伯夷之風則以為聞之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於柳下惠之風則以為聞之者鄙夫寛薄夫敦而獨不言伊尹之風所被者廣也

三子似難分高下伊尹得時得位澤加於民所被者廣故獨不言風耳

萬章問不見諸侯章禮之所以謂之門者以其節之不可越也

以君子所出入故曰門若謂節之不可越則說禮之防亦得

告子湍水章惟人得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其虛明知覺之心有以推之而萬善可備以不失其天地之全

故性善之名獨歸於人

自有以推之而下皆是推擴功夫所以盡其性也此章

方論性善恐未須說到此下文又云人之有不善何也

蓋有是身則形得以拘之氣得以汨之欲得以誘之而

情始亂情亂則失其性之正是以為不善也亦似未該

備品物流形參錯不齊亦或有得氣之偏駁而不善者

但其資始者則無不善耳

告子生之謂性章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以言夫各正

性命之際則可也

物與無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恐只說得氣禀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分必不至混然無别矣下文所云則其所謂生之謂性者語雖似而意亦差此則立義甚精

答學者所問 時為博士

此恐是脫簡

多士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呂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簡或以為簡核或以為簡牘

恐是簡牘大抵治獄案牘要得著實使衆人孚信必須察言觀色稽之於貌然後得其實苟無案牘之明驗則不敢聽所以畏天而不敢易也

至德以為道本與崇效天卑法地相類如何

至德以為道本乃所以為道之本也若曰至德乃道之本則非

信近於義如蒲人之盟不必復也歷位與王驩言非遠辱也墨子之本無可宗也亦時中之義如何

信與恭皆可如此說下句似未通

利有攸往向說當作純亦不已看恐亦有乘時有為之意

隨卦義看難立定說也

萃九五匪孚元永貞傳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

豈苗虐腥聞有所格絕而氣有不通感乎
政當看舜德已至猶自反之意不必深問苗民所以來
格
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物恐是物則之物
物是物則之物但當深玩不過二字
孔子閒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
教也向聞只是飢食渴飲畢竟未曉

此章但當體察不必箋注

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如齊明盛服佩玉

和鸞無非教化如何

此類皆是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知與見孰先後

互言之耳

又上蔡語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為以雍徹不知

者之所為仁知何別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以為不仁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所以為不知

乾之九三不言龍何也

易不當如此看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親如何別

上蔡之説近之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二者何以異

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寃者勝於天下無寃民葢天下無寃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傳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五既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又何所需

在我既盡然後可以望於彼茍未能中正盡道而欲有所需待無是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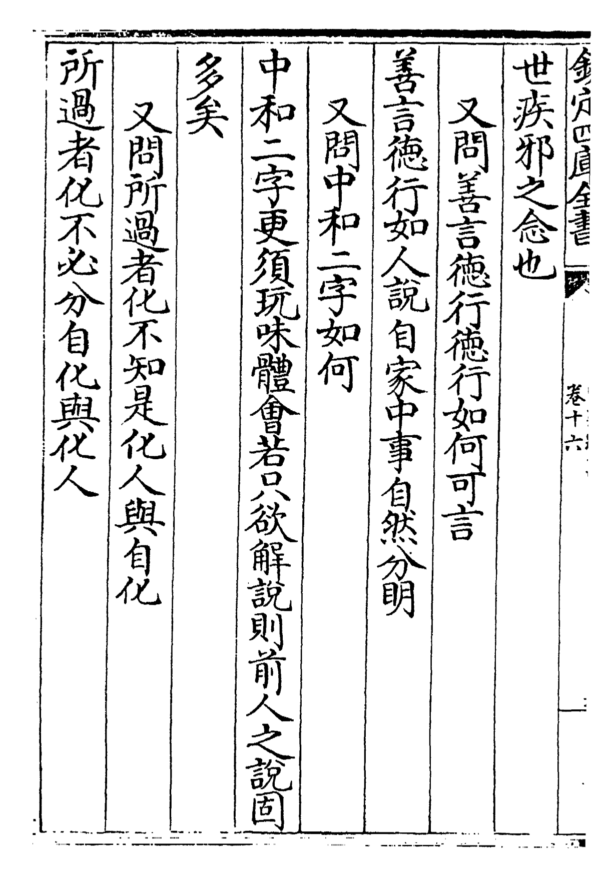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明畏明威

如何

天理昭明可畏者皆我民之明威也

又或問相鼠詩說云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竊謂人之處世當平心待物不可有憤世疾邪之心今相鼠詩何疾惡之甚也

相鼠詩說蓋謂久染汚俗者疾惡不深則不能自脫特初學者之事耳若既脫汚俗則當平心視物不可有憤



世疾邪之念也

又問善言徳行徳行如何可言

善言徳行如人説自家中事自然分明

又問中和二字如何

中和二字更須玩味體會若只欲解説則前人之説固多矣

又問所過者化不知是化人與自化

所過者化不必分自化與化人

又問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平勃不爭卒誅諸呂

不幸事功未遂平勃蚤死則此心將何以自明

如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於後世君子不憾也

君子所信者此心也若顧後世之毀譽是有待於外也

又上蔡語録云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

包之

竊意窮物蓋窮理也萬物各有其理將欲處之各

盡其道非研窮工夫則無由得然人固自有天然

之本體純粹清明不待思慮不勞計度遇事觸物
而吾胷中一際接焉固有至當之理油然而生若
夫心之容物固所以求其天奈何人之私意易萌
思慮所不及計度所不逮則背理傷義未能保其
不無也往時侍坐誨以易傳中孚之初九曰志有
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夫既變則已違
夫天矣虞之則涉於人固有正不正矣恐亦是此
意乞賜詳誨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來說為近

上蔡語錄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恕其窮理之本歟

竊謂恕之一字要須玩索上蔡語云忠則流而不息恕則萬物散殊知此則知一貫之理矣夫人之所以處物不中節者皆由內外不合彼我不貫之故耳苟能於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涵養體察則渾

然與物同體之心周流而無間而其觸物應事交泰而感通焉有不合於理哉其曰恕其窮理之本歟非親切用力此地不及此也未知是否乞賜詳誨

乍見孺子一段所以示學者因發見處識察此心[闕]用功之端耳玩味己欲立而立人能近取譬一段則恕字庶可識矣

遺書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别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逺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乎是常以為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竊謂此兩轉問荅語脉前既曰仁在事不足以為聖則是仁之體不可以事見此言正明博施濟衆之事既不可以論仁又不可以論聖後復曰博施

濟衆事大仁不足以名之則是博施濟衆堯舜實病非謂仁中做不得博施濟衆事但以此論仁則不可耳其曰仁不足名之非是小著仁也前後語若異而意歸無異未知是否乞賜詳誨

子貢之問大而不切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非學者下功夫處其曰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曰博施濟衆事大皆此意也但仁不足以名之恐記録者差舛一兩字

易傳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惟其心誠一故能

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竊謂易傳句句字字當作實事看此心苟誠則赴湯蹈火無有䶵齬一不誠焉則出言吐氣亦不成倫理如李廣之射入石唐之畨人能水行三十里不噎又如心風人力倍常時與被火之人竄身於煙火之中而能保全者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未知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此語有病

是否乞賜詳誨

又遺書云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竊謂人徒見火之熱而不知其所以熱人徒見子之孝而不知其所以孝所以者安在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說稍近但失於容易未極精微更宜玩索

遺書云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顔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竊意通一可以知萬何故須用徧求

何故顏子聞一止能知十

所以須徧求者參會交徹然後該貫顏子聞一知十以其資材言也

遺書云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注云且須於學上格物不知如何是學上格物

物不外理理不移物故曰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學上格物凡有體段形象可見可言者皆物也

東萊別集卷十六